源於奧運

足總主席離職前一席話

李漢源

日前香港足總主席貝鈞奇公開表示將不會連任來屆主席一職，其實與貝生認識多年，感覺他當足總主席也很辛苦，雖然他並不是「落手落腳」的前線工作人員，但卻要作出很多足總事務的決定，每當足總有事情或者是一些負面新聞出現時，他便要站在前線去面對群眾及傳媒，每次在電視上或新聞上見到他，也感嘆「主席」這個位真不容易。

其實除了足總，貝生還有各項體育總會職銜，因此有關體育問題，很多傳媒也會找他回應，但可能他在足球圈太長時間，很多觀眾球迷還是因為足球而認識貝生的；直到兩年前因為貝生是香港東京奧運代表隊團長身份，才令觀眾認識他對其他體育項目的支持，尤其今次奧運中國香港隊獲得「史上最佳」的好成績，有些人現在更稱他為「奧運金牌團長」。

多年老朋友，聽到一個如此喜歡足球的球迷，當了一屆足總主席後就想「放棄」足球，究竟為什麼呢？他第一句如是回應：「Patrick（筆者）想訪問我呀？」當然不是啦，只是關心老朋友，想知道有沒有「內情」罷了。其實當年知道他將會做足總主席時，我已跟他說笑：「你將會很辛苦啊，這個位吃力不討好。」而他過去幾年在足總，也確實很辛苦，亦真的吃力不討好。

貝生指，雖然當主席前已經有心理準備，但做得主席總是帶有熱誠，希望能改革現時的香港足球，從足總的一些根本問題去着手，希望能讓大眾看到成績；但改革也需要時間，尤其人事是最複雜的：足總是由一大班球隊屬會組成，屬會是以人作代表，有人的地方就有問題出現。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意見、需求、理想、利益，要在每一個問題上達到共識，談何容易？另外政府好支持足球，對足總很有期望，故足總也因此承受很大壓力，因為政府投放了資源，大家也想看到成果，但要明白改革是需要時間，團隊組成也需要時間去磨合溝通，才能把事情幹好。改革中卻已有同事離開，也有新人事加入團隊，成果未見，外界也不知道我們在改革中，實在不免令人感到乏力。

正想鼓勵幾句，貝生已續道：「但這幾年振奮的事也不少啊！例如香港隊已經進入亞洲盃決賽周，這是54年來再次有這機會，正如副主席霍啟山講，已經不斷找一些國家隊來港與港隊作熱身賽，分別在3月、6月、9月，希望加強港隊作戰能力，爭取在明年1月亞洲盃有好成績。」這幾年當主席最開心是見到一班年輕球員成長，例如上屆印尼亞運，球隊有所晉級，雖然最後也是落敗，但看到他們的努力，作為主席自然去到球隊處請食飯、派利是表示支持及關心他們，回港也辦慶功宴。回首過去，由2001年足總改革成立董事制，已經當了董事20餘年，足總內風風雨雨也經過了，年事已高應該退位讓賢，由一些年輕有心人去接班，而他只是換另外一個位置去支持香港足球吧。

飯局結尾，我告訴貝生，這其實已經是一個訪問了。貝生笑答：「那你決定哪些應該寫，哪些不應該寫吧！」

方寸不亂

「的爺」

方芳

很多時候都會經過北角，在炮台山道與英皇道交界的紅綠燈前，陡坡落斜的路太陡兼有急彎，車來車往，總是有點莫名其妙的擔心。不幸，車禍終於日前發生。

5年前附近的長康街發生過斜路奪命車禍，北角居民記憶猶新，陡坡下斜路有潛在危險，真要打醒十二分精神。然而今次炮台山的車禍，關注點去了高齡司機的問題，80多歲的職業司機，無法掣動好車輛而出了車禍，政府真要檢討公共交通駕駛執照的年齡限制。

80歲應該頤養天年，但仍要駕車搵食，實是令人傷感的事。限制公共交通駕駛者的年齡，關乎大眾安全，並不存在年齡歧視。每個行業都有退休年齡限制，為何香港的士司機沒有年齡限制，實匪夷所思。有調查顯示，截至去年底，本港80至90歲的的士司機有1,624人，90歲以上有49人，根據過往的紀錄，最年長擁駕駛執照竟然還有100歲的。想像一下，坐上阿爺開的車，你會有何感覺？

也有好幾次坐過「的爺」開的士，真是心驚肉跳的事，高齡司機不要說隱疾了，開車時呼吸氣喘皆清晰可聞到，最怕「的爺」突然打瞌睡，作為醒目乘客，就要跟他打開話題提振精神，祈望平安到埗。

的士司機高齡化日趨嚴重，入行人少，與人手短缺有關，坐上「的爺」的車，命中率相當高。最近又上了一部「阿爺的士」，的士司機聲線頗微弱，起碼80歲高齡以上，老司機開了手機對話擴音，對方粗話連篇，似乎在埋怨「未有埋數」，老司機已老眼昏花，開車還要承受「追數」壓力，憂心忡忡之餘，幾乎行錯路，作為乘客的我，只能自己「睇路」，不斷提醒「切線」、「上橋」。

按現時法例，70歲以上人士續領駕駛執照，需提交醫生簽發的體格證明書，究竟這體格檢驗書的發出，有沒有嚴格規定？「的哥」續牌需要有更嚴格要求，重新檢討，刻不容緩。

七嘴八舌

二十四節氣話「驚蟄」

小臻

中國以農立國，正因為是農業社會，農民經驗累積凝聚出不少智慧哲理，二十四節氣正是中國人長期對天文、氣象、萬物進行觀測探索和歸納的智慧結晶，實際上就是太陽對中原地區整年度的方位變化，對農事耕作有相當重要參考價值，幾千年以來一直延續到現在。隨着不少農村鄉鎮化，農耕的人愈來愈少，令不少後生仔根本不會留意二十四節氣是什麼，近年來好像多了城市打工的人回鄉農耕，只是當今科技發達，耕種也未必依賴二十四節氣行事。然而在中醫養生方面仍舊不少跟節氣相關的。

中醫養生角度是春季與肝相應，春季保持肝臟的生理功能才能適應自然界的變化，驚蟄時節人體的肝陽之氣漸升，陰血相對不足，養生應順乎陽氣的升發、萬物始生的特點，使自身的精神、情志、氣血也如春日一樣舒展暢達，生機盎然！非常之有哲理。

試問香港的學生哥甚至成年人有多少人記認得出那二十四節氣，如果二十四節氣每個都像剛過的3月6日「驚蟄」搞些特色出來，大家肯定記得。因為每年到了「驚蟄」就有傳媒報道習俗「打小人」這件事。

事實上，當太陽到達黃經345度時區是天氣回暖，春雷始鳴，驚醒蟄伏於地下冬眠的昆蟲「驚而出走」故叫驚蟄。昆蟲出來四出破壞農作物，因此農民舉行儀式「驚蟄祭白虎」（即是打小人），驅趕害蟲，祈求農耕豐收、生活平安。

「驚蟄打小人」這習俗原本是驅趕害蟲，卻變成驅趕人、驅趕霉運，相信是中國人的「靈活變通」。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因為工作地點在灣仔區，常途經鵝頸橋，橋底只係在驚蟄期間才見幾位阿婆在幫人打小人，那時拜神婆只用一個像家中神位那麼大小的工具，一張凳仔自己坐，客人是蹲下睇拜神婆做嘢。現在拜神婆已經變成專業戶，神位變神壇，客人都有座位，規模愈來愈大，而且是長駐的。要多得香港政府於2014年6月公布的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把「驚蟄祭白虎」列為社會實踐、儀式及節慶活動之一。政府發牌給拜神婆即「專業打手」，香港旅遊發展局網頁還有介紹「可以把打小人看作是尋求發洩釋懷及轉運的方法」，並提議遊客「下次遊港時若想發洩解解氣，就順便來打打小人吧！」這個風俗再經過媒體不斷推波助瀾而揚名海內外。

同行曾討論究竟傳媒應否大幅報道？「打小人」是否迷信？有宗教信仰的人，以至堪輿學家都提醒，不要去「打小人」，特別是指名道姓，甚至拿別人的出生時辰八字、毛髮來做儀式，那是詛咒人的事，犯口孽，有報應。既然你信「打小人」，也應相信有報應，做前就要三思。如果你相信神明存在，那應該交神明化解你的心中怨恨，不是用這種方式。把打小人看作是尋求發洩釋懷方法可能會合理些。

作為傳媒人，在這個年代究竟是否頭腦不清醒？非也！新聞工作本是一個講滿足感和使命感的行業，在生活指數高企的年代，使命感漸漸減退，新聞機構要生存，新聞工作者要生活，跟着市場走是無可避免的。香港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的新聞人是講道德的文人；二千年後的新聞人是鬥士，講吸睛少講客觀；當今的新聞人是市場營銷員，他們追求的是銷量和流量及市場主導。

翠袖乾坤

老澳門人說澳門

連盈慧

「除罩日」對香港人來說，差不多等同日佔時代3年零8個月結束第一天，如果鞭炮解禁，爆竹聲怕要響遍全城了。

T叔說有朋自澳門探親歸來，說澳門街上戴口罩者仍佔百分之九十九，連親友在家還是蒙着笑臉迎客，澳門人傳統自律精神就是這麼可愛。所以二戰期間未受炮火蹂躪。上一輩依然感覺身在福中而知福，直至戰後幾十年，也從未出現過任何激烈示威行動，早給前人喻之為太平地。

上兩代倚仗母親長大的澳門人（不少父親赴港工作，假日回澳團聚者），自幼家庭觀念特重，就算外間有什麼重要約會，都不忘回家吃飯，除非喜慶日子（如港爹返澳之日），才一家人外出吃一次晚飯。

T叔說重視家庭觀念無形對下一代德育培養的確發揮作用，父母飯桌前幾句閒話如果說得有理，兒女聽不入耳，事後發酵，不傷自尊時也多暗地反省；澳門向來比香港較多「聽話」的孩子，T叔從而對我們說，他未移民香港時，7歲的表弟在他家小住，有天放學回來說路上拾到14塊錢，錢送交警察了，也許事前聽過路不拾遺的故事，他為自己做了故事中的角色而驕傲，興奮了整個晚上。

表弟返港後，過了一段日子，有個警員上門說那14塊錢過了保存期沒人認領，可歸小朋友了。

警員親自送錢上門，也是小鎮可愛之處；另一次T叔因為寄去夏威夷的信件沒回音而問詢郵局，郵政局長次日便親自上門細問詳情，葡治時代就有這樣的趣聞。

同是管治時期，T叔跟澳門土生的朋友交情都不錯，完全沒有種族問題出現過，他是葡文學校中唯一的中國學生，又是成績最好的高才生，葡國土生和非洲兵同學每逢考試前夕都視他為救難「天神」，自幼在澳門的日子過得都很愉快，所以他對澳門一直都有非常濃厚的土地感情。但在香港洋人機構工作多年卻交不到半個英國朋友。

◆戴了3年，與口罩日久生情了！ 作者供圖

獨家風景

十年 二十年

呂書練

口罩令撤了，一如預期，很多人仍然戴着它，除為健康考慮，還有個習慣和情感因素。畢竟，它陪伴了我們3年！這3年，很多人和事在悄悄變。人際關係、生活方式、工作模式都在變。但有一樣東西是不會變的：人類的情感記憶。

當下，各行各業正摩拳擦掌，想方設法把由病毒奪去的時間和財富掙回來，但人們在迎新的同時，還是來一場懷舊：回頭看一看。對很多香港人來說，豈止是「3年」，而是「10年」，甚至是兩個「10年」：2003到2023年是不簡單的兩個「10年」，也是另具意義的「20年」。

比起2003年那場突如其來的「沙士」，這次的新冠疫情肆虐要嚴重得多，不但時間長，死亡人數更多，而且，相對來說，人們感到無奈，沒那麼多怨聲。那是經歷的勝利。經歷教曉了我們：從前無論多麼美好，永遠只屬於記憶，卻代替不了今日的現實。坦然面對和接受，才能克服之。

去年看香港文聯主辦的文藝晚會《鐘聲迴響》，我前後寫了4篇文，看似履行職責，實為有感而發，由衷想說。有人說：「你寫的比演的好。」我居然毫不謙虛地照單全收。因為，我是真的感動，不是因為「劇情」，那是綜合晚會，雖然編導們嘗試以說故事方式將各場幕串連起來，但那畢竟是來自不同藝術團體、臨時組合起來的百多人隊伍。

當中是有代入感的，尤其是看到「光影」一幕，屏幕上投射着一個個似曾相識的鏡頭，那是曾經那麼熟悉、親切的面孔。當譚詠麟唱着已故歌手張國榮的《當年情》走上舞台時，我知道，不少觀眾在流眼淚。還有那場由當年音樂劇《酸酸甜甜香港地》「移植」過來的片段，同樣引起共鳴。

那是兩個「10年」前的事，當時從電台電視中傳來的「死傷數字」猶如催命符般令人恐懼，當中最令人撕裂的就是張國榮那猶如拍電影般的「縱橫一躍」。我得承認，這種感動兼感觸令我在綜述時帶有個人情感，或有偏頗，卻心安理得，因為真實。

很快，香港人會展開一場記憶之旅：紀念兩位天王巨星（張國榮和梅艷芳）逝世20周年！生活中，有些人走過你的生命，有些事在你的身邊發生了，不一定都美好，甚至留下缺憾，但隨着歲月洗禮，傷口痊癒之後的疤痕卻是光滑的。這是千帆歷盡之後的收穫！

百家廊

時光 經年

若荷

15歲那年，我就準備着離家出行了，到我真正仰慕的城市裏去，儘管那個城市在我的印象裏僅限於概念。我將未來攥在自己的手中，將年少的記憶交給一個名叫花街的地方，當我即將出發的時候，茫然卻不知所措，回頭看，這裏的一草一木，又充滿了莫名的親切感，當汽車載着我遠行的那一刻，我有一種嬰兒脫離襁褓的依戀，那是一種割裂般的深深的留戀。

這種割裂般的疼痛，來自於我的母親，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那麼戀她，在我沒有離家出走的時候，我對母親是漠然的，因為我覺得母親並不十分地愛我。我的奶奶就常和我說：「大的疼，小的嬌，苦了中間的受氣包。」我因是這個家庭中間的那個孩子，而不受父母的疼惜。但是，從襁褓裏帶來的習慣，很難讓人改變。從小，母親總是抱着比我小一歲的妹妹，而不喜歡抱我，儘管我總喜歡跟着她，就像人家說的母親的影子，她走到哪裏，我就走到哪裏。愈是這樣，愈是讓母親生氣，愈想辦法擺脫我，直到我15歲，真正從她身邊徹底地離開，她再也沒有機會看着我，沒有那麼長的手臂能夠抓着我了，母親這才覺得不是滋味。

母親的痛苦變成了和父親半夜裏的絮叨，聽小妹說，我離家到外地工作的那一年，母親老是睡不着，半夜醒來，就和父親唸叨，母親的眼睛裏全是悔恨的淚花。她知道，我工作的那個地方非常苦，三班倒，機器在車間裏轟鳴，她很怕我因此患上失眠的毛病。

從15歲出走，到23歲回來，這段時間獨自飛翔的歷練，早已飛硬了翅膀，我把自己的眷念從母親身上挪開，移動到我曾經生活過的地方，把對母親的依戀給了童年的那個村莊、那所學校，有時候讀書，讀着讀着，耳邊就彷彿聽到上課的鈴聲，母親的身影也隨着鈴聲飄然而至。母親是這所學校的教師。學校分中學和小學，母親在小學裏工作，和母親同為小學教師的有一位來自青島的姑娘，她不是知青，是師範畢業正式分配支援沂蒙山區的。她很美，是城市姑娘的那種美，美在不僅是她的模樣，還有柔柔長長的那頭黑髮，臉頰永遠紅撲撲的，甜美的微笑裏有一種光。

我母親教我們算術，劉老師教常識和美術，她教我們畫小雞，一時間，教室裏和教室外面的牆上，到處都是蠟筆小雞，我們給這些畫起上喜歡的名字，如「小雞吃蟲子」、「小雞跟着雞媽媽覓食」等等。劉老師每天都顯得很忙碌、很親和也很驕傲。

和劉老師一起來的好幾位教師都回青島了，唯獨劉老師遲遲未歸，後來是因為談了個青島的男朋友要結婚，這才和我們戀戀不捨地告別。後來劉老師曾給我母親寫過一封信，信中有一句話我記憶猶新：我們真誠地對待我們生活的這個村莊，村莊也真誠地對待每一個居住在這裏的我們，就算是離開，也忘不了村莊的名字，它的名字太響亮。

我所在的這個小城是文化古城，接近數千個村莊，風俗基本一樣，愈是往東，民風愈是淳樸，人們本性善良，有着最柔軟，也最有力量的情感。我姥姥家是沂水，那裏土質肥沃，人們敦厚有加，戰爭年代湧現出許多擁軍佳話，湧現出過好幾位「沂蒙紅嫂」。

骨子裏的傳統美德，使這裏的人重情重義。就像電視劇《沂蒙》劇中描寫的那樣，當年外婆家也住進八路軍女戰士，她們教婦女識字，宣傳進步思想。母親受教於這些新思想，不纏足，學文化，上識字班，最終進入沂水師範學校讀書，畢業後成為一名小學老師，30餘載堅守講台，獲得教育部「扎根鄉村教育30年」的榮譽證書。

外婆家是一個大家庭，世代以打傢具當木匠為生，生活過得比較寬裕，住的房子也寬敞。聽母親說，她家裏先是住着幾個女兵，後來又住進幾個幹部模樣的人，他們動員四姨到沂南抗大分校學文化知識，是尚未開化的姥爺姥娘把四姨給攔下了，以致四姨後悔終生。安靜而又平和的花街人，過着平靜而又充實的生活，幾乎沒有什麼大波瀾。唯一傳到耳邊的令人震驚的消息，是曾經有個高中生愛上了一個女孩子，兩人雙雙背叛父母早已訂好的包辦婚姻遠走高飛。這件事曾經驚動了學校、團委等有關部門。

時光走了那麼遠，藏在心底裏的那些曾經驚心動魄的事，被人生風雨吹打了好多年，竟然到最後都成了一個動人的故事，傳奇而浪漫。多少年之後，我已長成，選擇男朋友的時候父母突然一改常態，重操當年那對父母拒嫁女兒的理由，弄得一場選擇糾結而又痛苦。後來女兒漸漸長大，當我的腦海裏也世道輪迴地閃出這番「謬論」的時候，那一刻恍然大悟：中年人的糾結，撞上了青春期的叛逆，只是時代不同。童年的記憶，深存於我的腦海，就像那塊鬧鐘上的弦，儘管銹跡斑斑，可稍一撥動，有關往事的回憶仍舊「噠噠」而來，就像生命裏應聲而來的馬車，在我懵懂的年紀裏現實而又虛幻。當一種情緒捲土而來，在你生命中瀰漫心底，壓抑得幾乎不能承受的時候，我就常常想起花街，讓這一切的回憶給我帶來一絲幸福和溫暖感。

原來以為花街很長，多少年後才發現，花街原來是那麼短，20幾分鐘的時間，就能從西街走到東街。長大後曾陪着同學學習騎自行車，從東街騎行到西街，說是陪練。同學長得矮小瘦弱，那輛高大笨重的大金鹿牌自行車並不適合她那種身材。可現實給我們開了一個玩笑，她學會了，我這比同齡孩子高過半頭的女孩卻沒有學會，不但沒有學會騎自行車，身上還被摔得好幾處青紫。

從那時候起，我開始了對代步工具的嚴重的排斥，直到有一天，孤獨地生活在異鄉的小城，從單位去往書店的路上，一輛飛鴿牌自行車划着叮鈴叮鈴的鈴聲在我面前倏地剎車，然後以同路為由捎我進城，我這才發現自己竟然愛上了那種同款造型的車子，它像風，搖曳在青春懵懂的夢中。

那是一段刻骨銘心的日子，我在一趟趟由單位去往圖書館、郵局的路上度過了我最好的年華。去圖書館是為借書閱讀，去郵局是為給文學雜誌寄信投稿。我用第一次發表作品的稿費辦理了一本紅色油印封面的借閱證，用它借閱的第一本書是莎士比亞的喜劇集，每次我抱着書走出樓梯，都有一種春風得意的感覺。

琴台客聚

AI時代的人性

伍呆呆

從前很關注媒體上的新聞熱點，也喜歡不時地寫一些時事評論，而近些年來隨着年歲的增長，愈來愈不喜歡去看一些負面的社會新聞。

中國文人大多喜歡傷春悲秋，我亦不例外。初春時分，香港名媛碎屍案鋪天蓋地在網上刷屏，我也僅是看了一下各大媒體不同的標題，從未打開內容查看細節，唯恐自己已經能夠想像得出來的，那些關於案件的陰暗面影響了本來就因春而傷的心情。然而聽身邊的朋友談論得多了，也還是陸陸續續地知道了。

案件中的名媛被她的前夫一家殘忍殺害，肢解拋屍。警方披露的細節看起來令人心悸，這一切如果發生在影視劇中，大抵會與仇殺、諜戰之類的情節聯繫起來……到了現實中，卻幾乎是毫不例外地與錢財相關——死者的前夫與前夫的父親、兄長合謀將其殺害，為的是她的巨額財產。由香港名媛碎屍案想到幾年前也曾轟動一時的杭州小區保姆縱火案，因為保姆對僱主財產貪心地得寸進尺，造成女僱主與3個未成年的孩子死亡，縱火的保姆也因此被判死刑。兩起案件涉及的錢財多少不論，但都驗證了舊時俗語「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不過時。

前幾天朋友們都在談論美國人工智能研究室推出的聊天機器人ChatGPT，說到ChatGPT不僅能機智地和人類對話，還能做翻譯、寫代碼、寫郵件、視頻腳本等工作，於是一眾職業寫作者就ChatGPT的文學創作紛紛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一部分人擔心寫作會被機器取代，而大多職業寫作者都認為，ChatGPT只是具有超常的邏輯推理能力和極其淵博的知識以及廣泛聯想的能力，作為智能機器，哪怕是被稱為「機器人」，ChatGPT可以搜集、整合和模仿文字，卻無法在人類的情感和人性的基礎上去進行屬於真正人類的獨特的創作。

作為職業寫作者，我並不擔心自己的工作在未來會被AI取代，當然是贊同後者的。在大家的談論中讓我頗感興趣的是朋友們的玩笑：先是幾個朋友列出了將來會被AI取代的工作，比如數據分析師、新聞工作者、網站開發員、人力資源經理、圖書管理員、平面設計師等等，之後就有朋友說出了幾個不會被取代的行業，理由是那幾個行業的「風險」極大，它們的核心競爭力是可以為上級「背鍋」，因為AI的存在是虛擬的，它不能像人類一樣代替另一些人類去坐牢。

AI其實還能取代人類做另一種「工作」。在一些科幻電影裏，AI會被編劇安排去做殺手，相比人類，機器殺人會更加冷酷，更加準確，甚至可以輕易地毀屍滅跡，人類警察根本無從破案。當然，回到現實中，AI不會主動去殺人，因為它對錢財沒有興趣，也不用吃飯，在AI的世界裏不存在「人為財死，鳥為食亡」，AI若是去殺人，唯一的原因大抵只能是因為人類要它去殺害另一些人類。

這個春天的陽光很明媚，但春光溫暖抵不過春寒料峭，在為慘案的逝者祈禱時，我又想起朋友在談論完AI之後說的那句話：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很難說，但人性的本質一直沒變。